

朋友寄了明前茶来。永嘉的乌牛早，茶叶扁平光滑，嫩绿光润，装在小小锡纸袋里，打开，一股清气扑鼻。烧了水，烫了盏，茶投进去，注水。茶叶在水中慢慢舒展，一根一根竖起来，像小小的雀舌。汤色嫩绿明亮，喝一口，滋味鲜爽，回甘悠长。

喝着喝着，想到一个词：一瓯春。瓯是茶瓯。

唐人喝茶，用瓯。宋人也用瓯。苏轼写过“且尽卢仝七碗茶”，碗也是瓯。刘子翥写过“犹有清馋未已，茶瓯日食万钱”，瓯也是碗。杨万里有首《以一泉煮双井茶》，开头便是“鹰爪新茶蟹眼汤，松风鸣雪兔毫霜”。一只兔毫盏，是个好茶瓯。宋人比唐人更讲究茶器，黑釉的、青釉的、白釉的，各有各的好，但“瓯”这个字，一直用下来了。

作家朋友周吉敏说：“你见了瓯窑青瓷，也会喜欢的。那淡淡的青，有两岸青山夹溪流的清澈灵动，也有雨润春山后的清透莹润。”她是温州瓯海人，温州古称东瓯。瓯，既是盛器，也是地名。瓯海，就是因《山海经》有记载“瓯居海中”而得名。瓯窑是著名的瓷窑，窑址分布在瓯江上游两岸，以温州为中心，创烧于东汉，三国两晋时产量最多，釉色青中闪白，被称为“缥瓷”。晋人潘岳在《笙赋》里写“倾缥瓷以酌醪”，说的就是这种淡青带

白色的瓷器。同时代的杜育在《荈赋》里说“器择陶拣，出自东隅”，唐人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转引时写成“出自东瓯”。是误写还是确指，学者们还在争论。但瓯窑因茶而名，却是事实。

唐时的瓯窑，胎釉结合紧密，润泽如玉，部分产品质量接近秘色瓷的水平。宋以后，瓯窑渐渐衰落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恢复烧制，如今已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一只瓯窑的青瓷盏，捧在手里，那淡淡的青，确如吉敏所说，有青山夹溪流的清澈灵动，也有雨润春山后的清透莹润。

瓯还是瓯江。瓯江是浙江第二大江，发源于庆元县百山祖，流经丽水、温州，从温州湾入海。为什么叫瓯江？一种说法是，瓯江上游峡谷中，江水像个瓯，把两岸青山抱在怀里。还有一种说法，瓯江流域古称瓯地，是百越民族的一支——瓯越人的居住地。东汉时称永宁江，东晋时称永嘉江，唐代才叫瓯江。瓯江两岸，青山夹峙，溪流纵横，春天时，江水碧绿，油菜花黄，茶园翠绿，白墙黛瓦的村庄散落其间。此江的春日，正是江南最动人的时候。

瓯，当然还有茶。温州产茶，历史悠久。东晋永和年间，雁荡山就开始种茶了，至今已有1600多年。隋唐时，温州茶叶已闻名遐迩，《茶经》引用《永嘉图经》说，“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”。如今，温州有“温州早茶”这个市域公用品牌，旗下有泰顺三杯香、永嘉乌牛早、乐清雁荡毛峰、平阳黄汤、瓯海黄叶早、瑞安清明早等，一县一品，一地一茶，各有各的好。

泰顺三杯香，是“香高味醇，经久耐泡”，泡三次还有余香。永嘉乌牛早，是全国特早生茶树品种，每年二月底就开始采摘，比别的茶早上市二十多天。乐清雁荡毛峰，产在雁荡山龙湫背上，长在高山之巅，终年沐云浴雾，幽香清甜。瓯海黄叶早，自宋朝起就是贡品，有“浙南龙井”之称。瑞安清明早，在唐朝就开始种植，春节后就开始采摘，清明前后进入旺季。

一杯春茶，喝的是茶，也是这一方水土的千年光阴。

茶叶在水中慢慢沉下去，浮上来，又沉下去。像春天的心事。窗外，玉兰开了，田野绿了，燕子归来。茶瓯里盛着的，是盛大的春天——春天的水，春天的山，春天的云，春天的风。盛着瓯江两岸的青山，雁荡山巅的云雾，泰顺茶园的露珠，永嘉茶山的晨曦。

一瓯在手，便是满山的春意。

高眉低看

暮春无处不飞花

米肖

本版配图 / 张大千

时至暮春，空气中花粉的香气抵达顶点，是鲜花一年一度的暴动：西府海棠的花朵疏朗清淡，花色低徊于洁白浅红之间，开在晚风中，夕照下，有难得的恬淡之美。垂丝海棠一向花繁，挤挤挨挨的，总有不甘落后的热烈。贴梗海棠开花，风姿沉稳，是惜墨如金之人以一当十。贴梗海棠花色向以猩红、洁白、浅粉著世，朵少，擅留白，有张力，接近汉魏四言诗的气质，也是《诗经》里“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的意味。

楼下人家的牡丹，初绽第一朵，大如孩儿面。另一朵含苞待放，有正当时的美，像一个腼腆的人想说许多话末了又吞下去，也是欲语还休的节制。

这样的春和景明，十万春花如梦里，世界仿佛被重新粉刷了一遍，到处都是明晃晃的，我们小小的人似也跟着一起自新。

四月的黄昏，遍布莹莹青光，天地间仿佛被一层透明的茧笼罩着，瘦而单薄。春雾徐徐而起，携带着遥远的河水初涨的甘甜气息。天色昏暝，草本植物变得贞静，不再摇曳生姿。脚下草地浮动一层绿气，清明的上弦月，嫩嫩地挂在天上，而暮春的风最是熏人，裹挟着樟树葳郁的香气，宛如小鹿在森林里窜来窜去，夜露正从云边赶来……

紫藤花的香气恒久炽烈，不分昼夜，千山万水一路行来，捧了递给你，好比童年草窝里芦花鸡新生的蛋，捂在怀里一直都是热的。

常常经过的湖滨，植有大量花草。年年如是，这些花将初春、仲春、晚春一路牵了来。春寒料峭中不怕冷的，总是辛夷、玉兰、红叶李，垂丝海棠紧随其后。几场春雨淅沥，山樱、碧桃携手而来。仲春，当柳花纷飞，晚樱、茶梅紧随其后。眼下正值晚春，含笑正当时，小花小朵，瘦骨伶仃的鹅黄色，含蓄地隐在茂密的叶丛。被含笑特有的香气包围，如若穿行于一百斤冰淇淋之中。这样的甜香实在令人沉醉，深深呼吸吐纳，一任比蜜还要甜的香气贯穿整个胸腔肺腑。

没有哪样花朵的香气，可以给予人味觉上的巨大享受，除了含笑。含笑的香气，闻得久了，有一种无邪的妩媚，是身段柔软的香，不来亦无事，无事常思君，淡淡远远，一波一波将你的心融化。含笑的甜香，是跨界的，直接打通了嗅觉与味觉间的坚固壁垒，让你通感起来了，仿佛有无穷的韵脚与激烈的颤响，让你想起遥远的事，麦子结穗，荠菜开花，春水悄悄爬上堤岸，风筝正在天上飘荡……

开到荼蘼花事了。当晚樱凋



散，天地间忽然暗了几度。

小区里，无数蔷薇爬在架子上。白日里，四月的熏风徐徐吹拂，刺梗叶丛中，一串串簇新的花朵耸立起来了，仿佛吃吃地笑，过后又一派森森然的稳当。每日，我在厨房忙碌，抽油烟机巨大轰鸣中，一扭头，对面人家一面长及十余米的蔷薇花墙映入眼帘。千朵万朵的微紫，似一场梦，望得久了，心有远意——到底，日子并非眼前的纷乱仓促，它还有未曾抵达的远方以及不死的光荣梦想。

居所附近的山坡上，长出无数紫花地丁，是一夜之间开出的花，那样的绮丽多姿，直比海洋万顷。以匍匐姿势，将手机搁于花丛，满地紫花被拍出了碧波万顷的荡漾。

一年一度，西洋杜鹃总爱在清明的雨中怒绽。花色统一，雨幕中炽热的绛红，看得久些，人要吨过去。忽地，万花丛里，一株白花杜鹃幽幽独自，似一只孤单的鹤自天外来，有纵横千里的意味。白花杜鹃的气质里，天生一份挥之不去的孤清，也有万物归宗的承担。

茶梅也是白的好，牡丹、芍药亦如是。这些白练一般的花朵，像一个人把一颗心洗了又洗，捧给你。何等纯粹的白呀。花朵的白里，一无所有，却装着整个世界的秘密。

郊外荒坡沟渠间，大片芦苇、千屈菜、蓼、芒草、水杉、瘦柳，到了清明时节，枯根发新芽，一齐蓬勃起来了。香蒲鲜嫩簇新的青绿里，掩不住的少年之气，禁不住要去抚摸……

一年年的暮春时节，自然草木总归是相似的。风是暖的，花是香的，阳光日渐的明亮起来，时间的涛声于天地间隐隐涌动着。

